上海南京路　裕昌祥　專製　新到時新呢帽　高等西服　新時男女衣料　盡備　洋裝用品

海軍編遣委員之不合作

（小魚）

吾國海軍、向不合作、此次首都編遣會議之後、已將海軍合而爲一、惟表面上固服從中央命令、內幕則仍不能推誠合作也、編遣辦事處之組織、中央規定爲十八人、中央艦隊四人、東北艦隊三人、廣東艦隊　人、中央另派兩人、命令發表以後、東北艦隊之人員、僅與中央函電接洽、置中央艦隊之海軍總司令部於不顧、中央艦隊之人員、則亦置之不理、編遣區本定三月十六日成立、而成立之期雖屆、海軍編遣區仍毫無眉目、或謂委員未到齊、不能進行、蓋東北艦隊之委員、至今尙無消息也、近聞東北艦隊之司令凌霄等一行八人、已來滬寓於某旅社、預備就編遣委員職、但不肯先與中央接洽、乃成一相持之局面也、

□徵求市花□　本報正在排版之際、忽接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陳德徵先生公函、囑將徵求市花意見書刊佈報端、請市民在「蓮花、月季、天竹、棉花、牡丹、桂花、」六種中指定一種、本報以時間倉促、未及照辦、特誌一言、以告讀者、

治喉有聖藥

（天公）

喉症約有七十二種之多、然近時疫癘所釀成者、不過喉風喉蛾喉癰喉痧白喉數症而已、數症中尤以喉痧白喉爲最劇烈、三馬路申報館西隣蘇與瀛洲醫生、鑒于日來喉症盛行、特製一種治喉聖藥、以應時需、友人王君、昨患喉爛腫痛、痰涎壅塞、即用吳醫生之藥、不數小時腐爛漸退、

交易所之全武行

（柳絲）

滬上自交易所盛行以後、一般商界中之多財善賈者、咸樂此不疲、因之傾家者時有所聞、其中黑幕之多、筆難盡述、客有談某交易所之操縱遍、爲軋空頭而起者、頗趣、爰爲記之于后、

某交易所、營業發展、爲滬上獨占勝場之巨擘、比因多頭公司葉陳等勾引外商幕、多頭公司方面幾爲所操縱一切、市面全爲壟斷、此次月底軋空、遠近期市價不符、頓生疑竇、於是有一部份與多頭公司樹敵、聲勢洶洶、各不相讓、竟有十餘人持械要挾、揭蓋黑幕、後電僱理事某大亨到所排解、始得告一段落、某大亨既負此責、必有以善其後也、

雨灑香蘋記

（恨波）

蘋花之爲物、色香而味勝、亦猶禽中之鳳、獸中之麟、同爲珍品也、唯蘋嬌柔怯弱、雖展笑風前、祇可望而不可攜、不必疾雨狂風向之蹂躪、即微雨沾濡、亦將不堪憔悴、所謂寧可大風起於蘋末、未許微雨灑夫蘋□、□蘋兮、何其嬌耶、今北里中亦有香蘋、蓓蕾枝頭、含苞待放、固□風吹雨打者、數日前歷微霏大中華、遽爲暴雨所欺、俄頃雨中、沈□不返可五日、蘋有葉、隨與俱往、目蘋爲雨所凌、坐視不加援手、祇觀雨勢、側聆雨聲爲樂、如是亦五宵、駭哉葉也、臥榻之傍、乃不思一嘗雨味、豈葉嫦蘋妍、致此甘霖不向之偏灑耶、有熟識此雨意者、謂蘋狀絕類梁山之吳學究、嘗宴、蘋家、席乃本山東腔調盧俊義、施往而盧本朴、蘋雨之因、或即種於是時也、五日以後、香消雨歇、而蘋柔頓悴、悴、嬌隨大濟、蘋時好事之流、偵悉其事、出以作人、傳爲笑料、或改唐詩以詠之云、微雨連江夜入吳、蘋來送客楚香孤、春江親友如相問、一片淫心在夜壺。未免謔耳

□戰事不了之公子之恙不瘥□

全國美展會之暗潮

（金魚）

全國美術展覽會、本定四月一日開幕、後改期至十日、據籌備會務之代理總幹事孟壽椿語人、十日之期、當不致再有延緩、有熟悉此中內幕者、謂美展覽會雖由教育部明令施行、但已爲少數藝術家所利用、中間最出力者爲徐志摩與江小鶴、徐自負新派詩人之風格、顧不爲時人所推重、頗借藝術以自顯、江自海外歸來以後、雖有一部份捧之甚力、惟在藝術界中地位亦不甚高、此次欲借全國美展會、顯其才能、教育部所派總幹事爲陳石珍、陳於上海藝術界、不甚熟悉、徐江乃利用時機、大肆活動、委員泰半爲徐江二人所拉來、平日江與徐李標反對之旗幟者、當然不與其列、故在藝術界負名之漫畫會及白鵝畫會等藝術團體、相約不加入、以爲消極的抵制、近以編內招攬廣告、及辦小報宣傳兩事、爲少數非以徐一派之委員所反對、願以勢力相敵、祇可表示消極、且不出席於委員會、總幹事陳石珍、以感於環境之惡劣、早已托病辭職、素以提倡藝術自命之蔡元培、聞美展會內容之如此、嘗語人謂糟糕、然滬人士渴望此會頗殷、切冀其能如期開幕也、

民衆日報中止出版之原因

（好花）

民衆日報前因擴充篇幅及受市黨部指摘、暫時停版、本擬於三次代表大會時重行出版、一放異彩、無如機器與館屋兩無着落、不得已而展緩出版、最近已租定拋球場寬大房屋、裝置機器、準備重整旗鼓、於四月一日出版、不料時局頓起變故、事變間形勢緊張、而國府又復於三月底下討伐令、民衆日報處此局勢之下、遂不能重行出版、蓋往昔民衆日報言論雖公正、然不免偏近桂系、至是當局亦否認與桂系有關、局外人不得而知、該報疑與桂系有淵源、在此討伐聲中、自不容其再行出版、該報主事者風聞是說、頗露知難而退之光、經館中人員磋商之下、遂決定宣告暫緩出版、至云因機器未能裝全而延期者、蓋託詞也、民衆日報以環境關係、致屢次延期出版、亦可謂好事多磨矣、

□勢力目中之粵委員郭斗如□

□滬西姊殺弟之兇手趙元龍、聞與滬巨商程霖生有父子關係、詳容下期再記、（道聽）

□跳舞明星許四小姐、近擬出資設一個帶公司、即取名爲許四公司、

變文果將撤換耶

（朱朱）

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氏前在京時、對於財政部長宋子文、京市長劉紀文二人、深致不滿、當時頗喧傳於京人士之口、其尤令人驚異者、則於劉氏在鼓樓新建之市長公館前、亦僱工建蓋草屋數間、與市長公館洋房、爲遙相對、因之劉氏乃棄而弗用、另遷入姚家巷東口市房內、至今該處洋房、猶閒無人居、記者昨得友人傳說、謂馮氏近因湘事、曾有電至京、聲明服從中央、但須撤換宋劉二人爲交換條件、果爾、則變文之撤換、爲期當弗遠矣、

答人論書

（大可）

□其二　周書附答

走好□碑、然佳碑難得、宋明舊拓、例値千金、自非寒士所敢問津、近時拓本、又多漫漶、不易得其神理所在、臨碑而必求古拓、則世之工書者、非萬金之子不可、然歷代書家、大抵出於寒畯、聞者、可知臨碑與藏碑、未可并爲一談也、至於近拓漫漶、不易得神理、自是學子一大障礙、然僕以爲此在三十年前則然、若在晚近、珂羅網目等版發明之日、古碑舊拓、皆有影印、雖較原拓已下一等、然視漫漶之新拓、固猶超出十百也、學者與其托碑估羅致新拓、誠不如向有正商務購取此項影印之本、其珂羅版者、價或稍昂、然亦不過十數金耳、縮衣節食、猶可致之、君盍用僕言一試之乎、惟僕所不解者、在昔碑帖稀少之時、而工書者頗不乏人、在今碑帖充斥之日、而工書者轉覺寥寥、意則碑自碑、書自書乎、鉞亦可哀已、

▲標渺生著▲

海上人緣

□描寫最近海上文壇黑幕的專書！

又名「今儒林外史」更名「文妖活現形」

▼文閥小儒林外史專寫得刺利尖刻、活靈活現、
▼分節比儒林外史更來得新穎有趣、可歌可泣、

文妖捧神角……奇形怪狀……文妖收義女
文妖吃白食……醜形畢相……文妖好漁色……黑幕重重、醜態百出、

作者渺標渺生……是個深悉社會的黑幕上海、是書更爲其生平第一得意之作、能使閱者見之憤慨・笑煞・加之詼皮潑利之文筆、離奇怪誕之事實、更加熱鬧、更加好看、閒暇諸公、盍各一讀、個中底趣乎？

全書四十萬餘言訂四大冊、定價二元二角、特價一元九角二分

上海四馬路麥家圈慶雲里

中央書店總發行

熱水瓶之二重公案

（健碧）

前期本報、此少君大亨之烟具一文、有謂以特製之熱水瓶、瓶大與可貯三磅水者相埒、而瓶頸短祇數寸、僅容勺水、其下悉貯烟具云云、按以熱水瓶夾帶烟具之術、尙非自法租界某大亨始、蓋上海之首先發明而使用之者、爲法公堂盧家灣監獄中某號安南禁卒也、

（丁悚攝）

□削蚌□

而門禁綦嚴、檢屑必檢、他卒偶有所攜、□不收者、時熱水瓶方盛行、此禁卒乃異想天開、覓得特製者、用以□帶、每及門搜檢、則沸水滿瓶也、

於此且有一重公案、至今法租界司法界中、猶多能道之、案蓋出自二年以前、此安南禁卒、頗擅權勢、獄囚多有癮癖、昔使夾帶烟具烟膏以入、入夜人靜、以付諸囚遞相吞吐、略無顧忌、卑故深竟未敗露、禁卒獲利不貲、然出入既頻、卒以此啓法人之疑、一日去胆驗之、事遂敗、乃執而置之法、戌歸安南、且由是而知獄中吞嚥叢生、乃嚴加整頓、於是至今竟無復可攜絲毫烟土以入大禁者焉、

鷓鴣天

（佛影）

靜夜薰香下翠帷。閒愁慘慘強支持。境空常有模糊月。風定猶飄宛轉絲。　春去也。夢回時。一波又起是相思。驚鴦被冷銀燈熱。此病年年只自知。

前調（題明朝詞）

誰界朱闌爲網紗。絲絲幽恨在銀綃。杜鵑自墮無聲淚。烏鵲難塡沒岸橋。　江上路。望迢遙。人生未必有明朝。玉簫珍重封題與。春夢收場盡此宵。

張秋蟲辯香朵盦

（恨波）

吾年文友、就舊學界論之、其能推驚才絕豔者、或多默認曰張秋蟲、張天資穎悟、思想復不落人後、其所爲文、如十五好女兒、楚楚得人憐愛、長篇以言情爲專長、婉轉寫來、讀者甘留齒頰、初來海上時、偃蹇不得志、得張丹翁一捧而大紅、成名以後、自視甚高、於同文少所許可、卽不必云世見一切、然恃才傲物之譏、固不免也、或則張口謀同文之舉識曰、慧劍如何、答以豁晦、小逸如何、答以輕浮、恂子如何、答以枯燥、自鄶以下、不必論矣、然則後生中所服膺者果何人耶、有人於常時觀察所得、則不期然而代答曰朱鴛雛、惟張於朱又雖極心許、初未形之口角間、僅日常展誦其時文、如小兒之嗜乳酪、不肯釋手、朱文學長盧而異似、時則彷彿定盦、此二人固張所心折者也、今設有人叩張以朱鴛雛如何、或且以未見高明答、然此特違心之言、未可據爲信史、請以一事爲證、緣張既享大名後、丹翁偶有揄揚之文、張必表示不屑意、衆於是都以張爲矯情、吾文縱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張、然三代以下、無有不好名者、張未必果如巢由、觀於此、乃微張之折服朱鴛雛、雖不明言、亦遂以爲默許、

野鴛鴦苟合公安局

（佩蘭生）

□事負提拔之恩

寧縣公安局、居然爲野鴛鴦之苟合所矣、該局自嚴公安局非旅社、然而事竟有出人意外者、則神聖之江慶澄接任局長以來、對於屬下、異常嚴厲、有一科長、竟因不勝其辱罵而辭職、嚴本軍人、性極暴戾、前晚忽得報告、謂得其賞識而將跪之而後快、左右以嚴提升爲巡長之一巡士、攜氏僱怨之下、乃以利器、必其婦、正苟合于灶神座下、嚴因往灶下巡視、果見出非常之舉、乃現代求饒、斥革而罷、

□性病治療院、設於五馬路清和坊、歷有年所、其成績久已蜚聲海上、該院醫務主任沈君、尤經驗豐富、醫學淵深、其所治愈之人不計其數、即綜觀本年份二月止、完全痊可者、已二十餘人云、（百友）

慾海滄桑

（八十）（春繭生）

第八回　夕陽故壘歸燕重尋　落月空房經驚獨守

邢女子見開門出來的也是個女人、不覺怔了一怔、愛寶見女子後面跟住一個橫肉滿臉的半老婦人、知道她們是胸樓房的游妓、只是那女子好生的熟、彷彿在那裏見過的一般、頓時呆了一呆、那女子剛正要把一條腿跨進門來、忽然阿呀一聲、似乎十分驚奇的樣子、這時兩個人、四條目光、射個正住、各自肚裏尋思、豈知後邊跟的半老婦人、瞧見她們呆呆相覷、知道內中必有玄妙、便吐了一口沫、吽一聲走罷、那女子聽得婦人叫聲、宛如醉人猛醒、疾忙把剛正想跨進門口的一條腿、縮了轉去、回身便走、愛寶見了那女子的背影、忽然省悟起來、脫口叫了一聲、

□張織雲女士近影□

賭訣參嫖經

（弟弟）

南海好大少有一友、而團團作康白度、人稱之曰胖買辦、買辦體健、不可一日無肉、偶游北里、亦唯以快飽朵頤爲的、不耐溫存作態也、顧北里非韓莊比、未能盡如人意、買辦則窮研潛討、以彼賭訣、參之嫖經、所謂訣、曰狠準穩也、買辦居恆自默擬肥、顧醉心於豐臀鐘乳、見有豐臀碩乳者、望風趨之、非其所好、不輕嘗試、此一訣也、買辦氣度偉岸、易結同心、際此時也、買辦輒赴之以全力、摩壘而登、白啗不厭、舉凡纏頭之費、旅舍之資、一一皆在算中、必無感閱而後快、此又一訣也、倡門女兒、本如玫瑰之花、既麗且豔、和酒真效、已屬地義、經、不容躲閃、買辦至此、則取非常手段、蓋引遠避、遠之惟恐不遠、此末一訣也、買辦嘗挾此三字、睇視明倩、好大少尤爲傾倒、自嘆能非龍駒、又非鹿石、不能很、亦不忍遠也、顧事有出乎意表者、一日、買辦解后新會樂一老六、環肥燕瘦、遠效雙棲、買辦旋起旋仆、自詫空前傑作、焉知一觸而發、竟孕珠胎、迴日六層樓頭、賬蜂妒作嘔、買辦遂有欲遠不能之勢、辦理善後、所費當在不貲、偶請重入天台、六幅羅裙、拒之於方寸之外、買辦縱善經營、此遭乃大北也、

□勞神父路餘興坊及東橫浜路德恩里共鳴社、自成立以來、無日不在積極進行中、近聞該社之西樂組、將於最近公演歌舞時登台伴奏、至於旅行團、則定于西節春明出發赴杭云、

情弟之情

（蘇臺）

情弟老五、無錫產、姿容妖冶、品性風流、梁溪固多美色、而五尤個中翹楚也、五小字鳳寶、年二十歲、見客溫存應酬、婉轉隨人、客至無勿樂者、或遂謂情弟善用其情、以人而施、如韓信將兵、多多益善焉、五初任錫時、年事尙輕、而艷譜流傳、已藉藉人口、客或於白山黑水間、每邂逅之、及來海上、入民和里書寓、五於情海中大開方便之門、衆感五如慈航普濟、多趨就不遑、客中乃有如歸之象、五之稔客、有丁陳盛孫姓、皆曾與五參透情禪者、而丁陳之先、尙有一老姚、爲作雲情之初試、姚執役于美麗川菜館、係一烹調名手、俗名則呼之曰大司務、五戀大司、頗多熱烈、豈五亦有口腹之嗜耶、五之房老曰阿寶、痴肥臃腫、王璧光牙醫生愛之、引爲禁臠、情好無間、或欲一嘗五之情味、僅須丐阿寶爲先容、則蜜意柔情、自得圓滿結果、今阿寶與五遷居福裕里、方強情網、爲情絲以待輪情之客、情弟之情、不外如此而已、記者旣作愛妃之愛、揭載後忽將毛鳳五律師函、幾致向公庭涉訟、今又記情弟之情、未悉可有若何酬報、輒不禁惴惴自危也、

□情弟老五□

□李萬春贈尙慕姜先生之畫□